



【睦隣回饋情】

文——劉玟芬 攝影——林枝旺

龍門岩的鄰居

更積極地主動出擊，
並且從教育著手應該是一條比較可行的路。
平心而論，
這對於講求理性、強調技術出身的
台電硬漢實在是一艱鉅的任務，
但是他們還是必須全力以赴。
而他們也衷心希望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能拋開
過去的恩怨情結，
靜下心來思考。

〈攝影◎陳次雄〉



蘭嶼東南端的龍門地區，三面環山一面向海，有自然的屏障且遠離居民，在七〇年代全球決議核廢料不得以海拋方式處理下，原擬海拋的低放射性廢料乃在蘭嶼暫時貯存。由於蘭嶼貯存場目前由台電負責管理，收受來自全國各界所產生的低放射性廢料，近年來電基會每年約捐助二千萬元，以回饋蘭嶼。十多年來政府和台電公司對地方的回饋，累計早就超過一億元。

面對著貯存在蘭嶼的核廢料，雅美人的感受是五味雜陳。長久以來，他們老是覺得被強勢的漢文化壓榨，再加上台灣本島的核廢料貯存在蘭嶼，成為象徵性的抗爭指標，形成難解的

問題。

早期蘭嶼人誤信蘭嶼貯存場是「蓋罐頭工廠和軍用港」的傳言，因而埋下導火線。再加上溝通管道並不順暢，使得原本純樸平和的蘭嶼人，對外界的態度已轉為排斥，反而從反核團體的角度去認識核廢料問題。到了最後，演變成同族的人一起反核，不



◆年幼的孩童經由電視的教導，他們開始渴望得到台灣的漢堡、巧克力，在自然環境與文明間的平衡，真是值得深刻思考的問題。

民衆，實在有無從下手的無奈。」
除了溝通工作的受挫外，貯存場的工作人員也飽嘗冷暖，非常樂觀的陳慶豐戲謔地自嘲：「我們在蘭嶼，倒成了少數民族。因此，也頗能體會他們在本島處處被壓抑的感覺。」「對於圍場抗爭我們只好冷靜接受，至於牆外的塗鴉謾罵我們倒練就一身油漆功夫，他抹黑，我塗白。只希望不要留給下一代不良的示範。」

◆ 賠本的生意有人作

即使處在這樣的環境，服務性的工作仍得持續下去。蘭嶼發電廠廠長蔡家坪先生一度全力籌劃蘭嶼全島用電事宜，希望家家戶戶有電可用。「工程圖畫好了，配線也規劃了，但是蘭嶼的傳統建築物卻不符合建築法規，依規定不能配電。亂拉電問題繼續存在。」「這裡用的是柴油發電，一度電成本十五元，只賣兩塊錢，加上九百多用戶每月八十度的用電補助，台電一年虧損約四千多萬。」他只能心有餘力不足的面對這些糾葛不斷的問題。

電基會每年補助大筆經費在蘭嶼的建設，如捐助環繞全島的巴士、參加

管懂或不懂，都要加入其中。

◆ 蘭嶼島上的少數民族

因為這樣，蘭嶼貯存場的工作人員除正常工作外，和當地人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，也成了他們日常工作之一。常年駐守在蘭嶼貯存場的鄭崇賢

先生說到：「很多人認為核電危險，而我們常年住在貯存場裡面，吃、喝、睡都在這裡，離核廢料最近，如果有事我們應該會第一個知道。」「溝通的工作常因一小事件就把你多年的努力，一筆勾消。……，工作上常有時效性的配合需求，同仁面對較封閉的

全國龍舟競賽的部分經費補助，頒發獎金與急難救助。然而蘭嶼對回饋金沒有善加規劃、應用卻是不爭的事實。有外殼而遲遲無法營業的蘭嶼手工藝中心，因為建築物是違建所以無法申請營業執照，數年下來倒成了羊兒們避風躲雨的最佳去處，正明顯地



◆對於講求理性、溝通的台電人員來說，這實在是一項艱鉅的任務，但他們還是必需全力以赴。而他們也衷心希望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能拋開過去，靜下心來思考。

◆ 另一種聲音

部分蘭嶼人認為他們並不需要電力、回饋金等文明產物，靠著天然的環境仍可以自給自足，生活上不會有問題。也許這些雅美知識份子希冀再回到過去天然純樸的生活方式，他們

步，半穴居的屋子淹沒在櫛比鱗次的水泥屋及鐵皮屋中。年幼的孩童經由電視的教導，他們開始渴望得到台灣的漢堡、巧克力。

◆ 尋求交集

民國七十一年五月正式啓用的蘭嶼貯存場，在此已經存在了十多年。不過，當地的各級學校都沒有完善的介紹資料，蘭嶼國小教務主任夏曼·賈巴度指出：「一般小朋友對於什麼是核能發電、核廢料產生過程，都一知半解，就連老師也一樣。學生只是偶而因為遠足才會到近在眼前的貯存場去逛一逛。」「很多當地的居民不僅不瞭解貯存場，甚至連原子能委員會每年定期為島上的居民免費健康檢查，知道的人也非常有限。」

更積極地主動出擊，並且從教育著手應該是一條比較可行的路。平心而論，這對於講求理性、強調技術出身的台電硬漢實在是一艱鉅的任務，但是他們還是必需全力以赴。而他們也衷心希望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能拋開過去的恩怨情結，靜下心來思考。

「既然蘭嶼貯存場已經在這裡，在它的最後處置方案尚未定論之前，台

反應出此一現象。

常常早出晚歸奔馳於全島的蘭嶼貯存場場長陳秋雄先生深嘆地說：「我們願意幫他們作各項規劃，但畢竟我們不是他們，不能真確地知道他們需要什麼，只希望他們早點能培養出規劃、管理這塊土地的能力。」

認為現在政府給了原住民許多原本不需要的東西。

但是對於這個說法並不是所有的蘭嶼人都可以接受，畢竟很多人，尤其是年輕人已脫離傳統捕魚、種植的生活方式。摩托車、電冰箱及電話等現代文明工具加快了蘭嶼人的生活腳

電公司和這塊土地的交集應該如何作，才是最好的？」

「如何才能創造出一個「雙贏」的社會？」

在蘭嶼國中的畢業典禮上，黝黑壯碩的林貴雄先生十分引人注目，他熱心地分發台電捐贈的扇子、汽水給與會的家長和學生，才稱讚他真會照顧自家人，他一臉笑容說：「我的偽裝術不錯吧！還常有人問我，你的國語怎麼講的那麼好呀。去台灣很久了。」「說真的，退休了，我想乾脆就住在這裡吧！畢竟都習慣這裡的一切了。」

一杯杯的番茄汁加啤酒，他在笑談中一飲而盡，歌聲高亢地和原住民唱和著，仿佛之間他已融入其中，成為雅美族的一員。

這樣的交集，我樂於欣見，你們呢？



◆在台電公司和這塊土地之間，取得「雙贏」的氛圍和交集，是大家所樂見的。

的想法，再告訴他們自己過去的經驗，希望學生受大環境影響之餘，還能做出最佳的抉擇。」是他由衷的願望。

◆ 凡事包容

自詡個性像海綿，從不動氣，有著牧師般的包容特質的蔡教授，認為人在每個轉折點，應以面對現實來調整自己。由此回歸他的專業上，他坦承並不認同反核理論，所秉持的論調是：「有些反核的主張具有反科技的情結，呼籲回歸自然，是很能令人認同的；但現實的問題是人口不斷增加，而自然資源有限，我們不能不藉著科技的發展去創造新的資源。以能源的發展史為例，新能源的密集度總高於舊能源，當然也同時帶來更多社會的衝擊和風險。一味地去排斥這些衝擊和風險，而把億萬年累積下來的自然資源耗盡，能留給我們後代子孫的又是什麼？」

「在相信人類文明的進展是有希望的、是進步的大前提下，我們能作的，應該是培養下一代創造資源和面對風險的能力，也就是培養新文明的根。」

在第五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的議堂中，結束這短短的一席話，留給我們無限的省思。蔡春鴻教授又不回頭地繼續趕往他人生的另一次挑戰。

和包容，也提供他訓練人際溝通最好的實習機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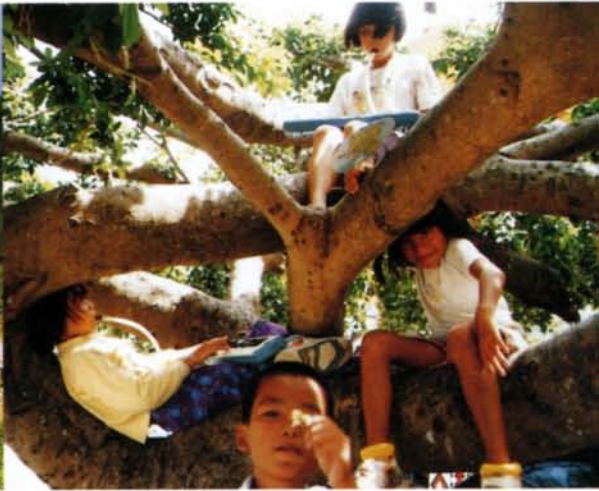
「為何回來？」是留美學子常被問起的典型問題，對蔡春鴻教授來說，答案是再簡單不過了，柏克萊的經驗讓他覺得對國家社會有份使命感，同時他也不願意一輩子留在美國，為生活而工作。因此1981年底拿到博士學位，他立即整裝回國，對於這個決定，他絲毫沒有後悔，甚至十分的慶幸。

◆ 做出最佳抉擇

當年第一志願進清大的老師回到清大，面對第N志願進清大的學生，他不禁慨言：「學生是不一樣了。」面對新人類認為掌握機會是很重要的看法，蔡教授則不以為然，他認為只要有能力，機會就隨之而來，最重要的是要培養創造機會的彈性和掌握機會的實力。

他分析著每個年代的青年都有那個年代特有的屬性，他們那時代的青年是往前看，看到什麼就作什麼，標準的不計較回收式的付出。那時的學生修課不只跟高分者比，最終的境界是以問倒老師為樂。在那時有位女生讀書十分在行，每科都名列前茅，他們班上男生就找五個男生各念一科，以拼過全能的她……。回想那一段段春綠的年輕軼事，蔡教授露出皜皜白牙，嘻嘻地笑談年輕時代的挑戰。

「我並不期望改變大環境，主要是藉由分享學生



【隨遇而安】

專訪電基會委員 蔡春鴻教授



◆ 順遂的人生

從台中師專附小、台中一中、清大核子工程，一直到美國柏克萊大學拿到博士，讀書的過程一路順遂；及至再回清華任教，也是教授、系主任、訓導長、院長，事業融合著理想一步一步地走下來。

時間序列不停地流轉的過程中，讓蔡春鴻教授很少規劃自己的生涯，別人認為好的，他也認為好，順理成章就走了下來。他從不回頭留戀過去的種種，因為他知道在當下他已全力以赴，接下來就是往前走一途。

◆ 走出象牙塔

但生命中總會有些鴻羽爪泥讓人們的想法作根本的省思，就像張系國所寫的「黃河之水」，柏克萊的生活讓蔡春鴻教授對事情的看法有著很大轉變。

六〇年代的柏克萊校園充滿了校園間諜的傳言、海報，許多熱情的學長有著左傾的思想，不時發表著不利政府的言論。蔡教授長久浸淫在不問世事的理工世界中，終於按捺不住心中的衝擊，聯合一些同好，成立「中國同學服務中心」和「中國家庭協會」服務台灣學生；並建立「自由青年同盟」，透過同學會腦力激盪、分析問題的方式，建立思想體系，進而和左傾、台獨展開辯證活動。在柏克萊以開放風氣著稱的學術環境中，他學習到民主、尊重